

# 集腋不輟，奮志求全

——專訪浙江大學周明初教授

林宏達

實踐大學應用中文學系兼任講師

郭妍伶

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博雅學部兼任講師

浙江大學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的周明初教授，近年來致力於《全明詞》補輯工作，並出版《全明詞補編》一書，受到學界肯定。2009年9月，周教授應中正大學禮聘來臺講學，並特意南下府城，拜訪國內詞學專家、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王偉勇教授。趁此機會，我們很榮幸邀請周教授接受訪問，暢談他的求學歷程與研究心得。訪談過程中，我們感受到教授謙沖篤實的態度，無怪乎體現在整理明季文獻的成績上成果斐然。

## 一 小學奠基，文獻打底

周教授研究領域廣涉文學、文獻、考證，讓人十分好奇，教授認為大學時期習得的知識，對自己幫助很大，影響深遠。1984年，教授進入杭州大學（今浙江大學）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就讀，當時大陸當局考慮到文革對傳統文化帶來巨大的衝擊，使得古籍文獻整理這個部分略顯薄弱，故於杭州大學、南京師範大

學、上海師範大學設立古典文獻專業，再加上原本即設有該專業的北京大學，共有四所學校投入培育人才。至於學習的內容，配合師資及系上發展方向，主要在小學，如文字、音韻、訓詁，另外輔以目錄、版本、校勘等課程。

另一方面，系上著重先秦諸子論著，所以學生修習範圍比較偏向先秦兩漢典籍，再加上開課教授們專長集中於小學領域，例如蔣禮鴻教授、郭在貽教授都是當時非常具有影響力的訓詁學專家。蔣教授開設的是「目錄學與工具書」，郭教授則開設「楚辭研究」及「近代漢語學」。周教授回憶從前上課的日子，特別那時蔣先生已七十多歲高齡，對教學與研究仍不懈怠，還為本科生開設課程，上課時用自己所寫的目錄學與工具書教材，坐在椅子上讀給學生聽。蔣先生是浙江嘉興人，口音很重，所幸教授是同鄉，對大部分內容尚能理解，這也成了求學時較深刻的回憶。而在古代文學部分，有吳熊和教授、蔡義江教授等，師資陣容龐大。此外，在小學界頗具影響力的學者如張湧

泉、方一新、傅杰這幾位教授，當年都還是年輕教師，張教授開設「校勘學」，方教授開設「古代漢語」，傅教授開設「訓詁學」，如今他們早已成為知名學者。整體來說，本科階段涉獵小學的機會比較多，因此獲得的訓練也較扎實。

回首當初選擇古典文獻、中文系這條路，教授自言因從小便對語文、歷史、地理這些科目較

感興趣，中學時偶然獲見姜亮夫先生〈楚辭〉方面的專著，感到很欽佩，後來報考大學時，發現姜先生是古典文獻的博士生導師，不假思索地決定進入中文這個領域，並將漢語言文學和古典文獻這兩個類別都填上去。姜亮夫先生、蔣禮鴻先生是郭在貽教授的業師，亦是周教授的太老師。郭教授在當時榮獲國家評鑑，是文科類裏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，對青年學子具有很大的號召力。這些老師都對教授影響甚深，這也是他在本科時期側重小學的原因之一。

進入古籍研究所攻讀碩士時，當時所裏有多位名家學者，除姜先生、郭先生外，還有研究三禮的沈文倬教授，研究《宋史》的徐規教授，及博學廣識、文理兼通的劉操南教授等。當時教授的碩士指導老師是崔富章教授。崔教授專精於《楚辭》與「四庫學」，且因任職於浙江圖書館古籍部，時常接觸許多版本、目錄，成就了他在「四庫學」方面的專業性。所以當教授決定以禁燬書的目的及心態問題作為碩士論文時，崔教授提供了許多幫助，並陸續撰成〈自卑情結與優越情結——對異族君主乾



周明初教授

隆皇帝心態的追討〉、〈理學二重性和乾隆帝對待理學的心態〉等多篇論文。

攻讀博士時，教授選擇投考中文系，轉入古代文學範疇，指導老師是徐朔方教授。徐先生是小說、戲曲權威，代表作包括《晚明曲家年譜》三大冊，影響深遠。因此，教授的專業便從偏向先秦、經學、目錄版本方面，逐漸轉移到文學領域。原本徐先生希望教授研究有關戲曲考證的議題，但教授感到實際執行起來並不容易，便主動向老師反應，希望嘗試探討明末清初的遺民文學。起初，徐先生對此並不十分認同，故教授又提出明末清初的士人心態發展，作為另一切入方向。幾經琢磨修改，最後訂在晚明階段，研究成果後來出版為《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7年）一書。

回憶徐教授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，是總給學生許多思考、探索問題的空間。當時徐先生指導了兩位博士、一位碩士，上課時三人一起到先生家裏，徐先生會先問大家這段時間讀了什麼書，遇到哪些問題，各自提出來討論。有時徐先生會用自己發表的著作，或從其他學者

的文章中，引導出相關的知識與想法，並反詰學生的見解，要求從中發現問題，質疑、檢討作者論點的可能性。教授提到這個討論過程其實令人緊張，不過也充滿了挑戰性。例如有一次，師生四人分別考證湯顯祖小妾傅夫人的生卒問題，但最後核對時發現四人提出的結論都不一樣，大家都覺得自己的論證才是正確的，形成有趣的現象。又有一次，大家共同討論《伍倫全備記》，根據記載作者是明代人丘濬，但徐先生考證後發現此書不是丘濬寫的，但他所參考的文獻還存有疑慮，師生間持續討論這個問題好一陣子，但教授對這個答案始終抱持懷疑。後來，教授重新深入研讀《伍倫全備記》一書，反覆思索，最終確信徐先生的觀點正確。因為《伍倫全備記》中存在著許多常識性錯誤，而丘濬是明代知名的博學大儒，以他豐厚的學問不太可能犯下這些錯誤，教授認同了徐先生的看法，並把這個論題進一步撰成〈《伍倫全備記》非丘濬所作考——兼考成書地域及年代〉，終於解決了這個疑問。

從本科到博士，一路走來，教授很慶幸自己在各個求學階段能親炙名師，厚植基礎涵養，拓寬學術識見，受到良師啟迪，於小學、文獻、詩詞、戲曲各方面獲益匪淺，從而為日後研究儲備了豐沛的能量。

## 二 詳覈群籍，校注補葺

因所學跨越文獻及文學，周教授自博士畢業迄今，已著手整理了許多典籍資料，如《離騷集校集釋》，便是與崔富章教授合作的成果。當時湖北教育出版社委託崔先生主編「楚辭學文庫」，崔先生親自參與《楚辭集校集

釋》項目，其中《離騷集校集釋》由先生主筆，但由於時間緊迫，需要更多人協助校輯，所以邀請教授加入撰寫行列。這個工作基本上是彙集前人對〈離騷〉的注釋，主要是整理，並未再開展出相關論題與研究，再加上崔先生已盡可能將大陸看不到的資料，從其他國家複印回來，所以編寫過程尚稱順利。

教授近年來關注焦點，是對《全明詞》的補輯工作。自取得博士學位後，教授將大部分的精力投注在明代文學上，至於展開校補全編之事，卻是出於一個很偶然的機緣。2004年由饒宗頤初纂、張璋總纂的《全明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）出版，甫問世即引起學界注意，當時教授指導的碩士生葉暉正準備撰寫論文，需閱讀大量文獻，檢閱《四庫》相關系列叢書（即《四庫全書》、《續修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存目叢書》、《四庫全書禁燬叢書》、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等）時，發現有幾首別集已收錄而《全明詞》漏收的作品，教授認為這點頗值得留意，孰料又陸續發現一些文人詞作未被收錄的情況，不禁懷疑是否有更多這類失收的例子，便請學生繼續調查，待累積一定數量後，就與學生商議，開始統計究竟這套書漏收了多少資料。後來師生兩人努力翻檢大量相關古籍，竟發現在《四庫》相關系列的叢書與《叢書集成》諸編裏有未收詞多達一千五百首。此時，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也計劃開始編纂《全明詩》的工作，搜羅了大量明人別集資料，有些是膠卷，有些是到日本、美國等地蒐集回來的海外版本，所以教授便讓學生到復旦大學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查閱、抄寫這些未曾被叢書收錄的資料，計得明詞一千多闕。師生兩人從2004到2007年，將心





周明初教授著作書影

的九項缺失；王兆鵬、吳麗娜合撰的〈《全明詞》的缺失訂補〉一文，也揭示出《全明詞》的六項訛誤。另一方面，《全明詞》選用的版本不佳，其基礎版本依據趙尊嶽刊刻的《明詞彙刊》及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。《明詞彙刊》刊刻時代較晚，可能已和原來版本不同，而《文淵閣四庫全

力都投注在明詞補輯、校對的工作中，期間閱讀相關古籍逾三千種，最後成果彙為《全明詞補編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07），所收詞人達629位，其中包括了《全明詞》失收的471人，輯得詞作5021首，補輯數量更達《全明詞》的四分之一。

這個工作現仍持續進行中，並未因《全明詞補編》出版而停頓。因為明代資料浩繁，還有很多文獻仍待彙集。教授手邊已累積有五、六百闕明詞，是《全明詞補編》出版時未及收入的，可見資料數量之豐富。另外，教授計劃如《全唐五代詞》般，將所輯明代詞作重新整理，未來編纂出一套資料完備的《全明詞》。這一方面是因為張璋所編的《全明詞》已被學界發現存在許多問題，例如小傳部分有許多地方存有疑義，尚需進一步考訂修正；又如林玫儀曾撰寫〈全明詞訂補舉隅〉（《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，2005年），指出《全明詞》

書》仍有漏收現象，《四庫》系列叢書中有更好的版本可供選擇，而且《四庫》系列叢書除了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於2004年尚未完全出版外，其餘包括禁燬、存目等都應再作檢索。至於散見於小說、戲曲、方志等文獻中的詞作，也應該廣蒐博採，務求達到「全」的目標。

教授在心中立下宏願，希望能將明詞作全面的整理，以利學界參考。雖然明知這個理想必須花費很久的時間才能達成，但他仍期勉自己在往後的十年能持續關注明詞問題，而《全明詞》若重新問世，在質量上都必須突破且超越前人，並修改前人所留下的錯誤，才不致造成學術資源的浪費。也因此教授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，蒐羅所需文獻資料不遺餘力，此番來臺交流，特地到臺北國家圖書館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等單位，仔細查閱相關的明詞著作，並盡可能地複印保存，無法複印的資料則予以抄寫騰錄，計蒐集詞作一百多闕。對於陸續獲得的文獻，在新書完成前，教授先以小論

文方式發表，將資料公布出來，期與學界切磋，目前已發表了〈《全明詞》新補12家45首〉、〈《全明詞》作者小傳訂補〉、〈《全明詞》續補（一）——臺灣所藏珍稀本明人別集所輯明詞之一〉、〈《全明詞》續補（二）——臺灣所藏珍稀本明人別集所輯明詞之二〉、〈《全明詞》輯補中的幾個問題〉、〈《全明詞》新補15家59首〉等篇。

### 三 因材施教，展望未來

教授致力研究之餘，對學生的培養亦不曾鬆懈。在大陸碩、博士生雖然也必須修課，有機會接觸到其他老師，學習與自己專業相關的知識，但和指導教授之間的關係比較像師徒。我們好奇教授如何帶領徒弟入門，是否有獨傳心法？教授表示，他往往要求學生先去閱讀原典，試著從過程中發現問題所在。當然，這是比較理想的情況，學生能自己發掘題目，並和老師討論，付諸執行；但如果學生一直無法突破，老師還是會給他一個題目或方向，然後指點進行的步驟。教授現階段指導的學生論文都以明代文學為主，而且研究詩文者比例較高，其次是小說、戲曲方面。如果學生已訂立明確方向，教授會開列一份書目，要求學生先行閱讀；至於沒有題目或方向者，便要他從《四庫》相關書目著手，試著去瀏覽翻檢，說不定會因此產生一些想法，獲得寫作的靈感。教授認為，碩、博士階段的訓練過程應是全方位的，如果僅作主題式研究，通常比較無法延伸，所以在選訂題目時，建議還是需要預先設想未來是否可以從原來研究當中有所拓展，以此作為擬題的考量。

除了透過閱讀原典尋找題材外，教授以為近人研究成果值得參考，不應貴古賤今，「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，善於借鑑他人經驗便可學到許多治學方法。例如王國維、陳寅恪等當代學者的著作，就非常值得仔細研讀。像是王國維所撰的〈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〉，利用二重證據法，將當時出土的甲骨卜辭與傳世的典籍相結合，對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進行考訂，便可以拿來作為教材，分析王氏用什麼方法考辨問題，掌握他的治學路徑，教授更進一步要求學生試著學作考據文章，這樣一個學期訓練下來，對於考證方法就能具有相當認識。

教授的研究範圍從文獻到文學，在跨領域結合的過程中，勤勉閱讀和整理原典，樹立堅實的治學根基。而學生們耳濡目染，在教授悉心指導之下，亦多能掌握要訣，勤於蒐羅與鑽研，更能師生通力合作，完成《全明詞補輯》這樣的巨編。對於指導學生，教授總有一種使命感，認為每個人才性不同，唯有量才適性，方能協助學生走出屬於他們自己的道路。而如同對學生深切愛護之情，教授對於編纂全集也懷抱著責無旁貸的體認。除與學生葉擘重新纂編《全明詞》外，教授也和徐朔方先生的其他弟子一起合作，計劃整理海外珍稀本明代戲曲，建立當前還沒有人著手編輯的「全明戲曲」書目彙編，期能保存文化資產，也裨益學界從事明代研究。因此，教授未來數年的精力都將投注在這兩個較大的工作上，也藉此給予學生參與實作的機會，透過訓練編纂這類長編巨帙，讓他們增加識見。教授言談中屢屢表露出對於整理文獻和培育學生的關切之意，這樣致力傳承文化的高遠胸襟，令人感佩。